

李 戎◎著

探美拾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李 戎◎著

探美拾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美拾零/李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8511 - 7

I. ①探… II. ①李… III. ①美学—文集

IV. ①B8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422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略论“共同美” / 1
- 毛泽东美学思想初探 / 10
- 毛泽东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 / 36
- 中国无产阶级的美学宣言 / 51
- 中西青年审美观的异同比较 / 58
- 中西青年审美差异的历史、文化渊源 / 76
- “人的本质”与“美的规律”
——学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札记 / 85
- 唯物史观与文学艺术的规律 / 95
- 马克思的文化遗产继承观之一
——“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 / 106
- 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研究中的一个新突破
——读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再版“序论”札记 / 114
- 试评李泽厚先生的“审美积淀论” / 120

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结构·文学艺术

——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再思考 / 129

“愤怒出诗人”

——试论情感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特殊作用 / 142

生之留恋，死之震撼

——试论悲剧魅力产生的根源 / 153

接受美学与中国的玄学论文艺观 / 164

《周易》与中国绘画 / 177

阴阳、五行学说的纵向传播与历史演变 / 188

刘勰美学思想刍议 / 199

儒道思想对中国艺术理论的影响 / 210

玄学美学的四大范畴：“无”“空”“玄”“妙” / 218

魏晋玄学：中国美学大转折的契机 / 231

试谈语文教学中美感的诱发 / 247

试谈叶嘉莹的教学艺术

——在北京大学听讲“诗的欣赏与批评”课的感受 / 253

论大学语文课的审美教育作用 / 258

论美育的含义 / 267

从鲁迅诗看鲁迅的心灵美 / 273

说“淡” / 284

漫话泰山 / 288

苏轼——中国士人苦难命运的表征 / 292

“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

——由李清照对恶俗人情的憎厌说起 / 316

后记 / 321

略论“共同美”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据何其芳同志的回忆，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61年1月23日讲过的一段话^①。虽则寥寥数语，但却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

美学问题，一向被认为是哲学领域中最扑朔迷离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关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以下简称“共同美”）这一命题，更是近几年来一直不容提及的。本文想就此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这似乎很好理解，毋庸赘述。但“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有些人对此就感到疑惑，不愿苟同。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考察何其芳同志回忆的确实性，却很有必要去探究一下这一命题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美学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以为应当是肯定的。

首先应该弄清“美”这一概念所表述的内容。美虽然也是客观上存在的，即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但美只对于人才存在，因为感受、理解和评价美的能力，是只有人才具备的。所以说，美是一种社会现象。一般来

^① 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说，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美的客体（或称为美的对象），即激发人美感的客观事物；二是有审美力的主体，即能够对美的客体作出主观评价的人。因此，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是二者的相辅相成，是缺一不可的。而且，就这两方面来看，都是有条件的：前者必须具有被人所感受的特点；后者必须具有对美的事物的审美能力。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来说，美的事物是作为人性化的对象而存在的，事物的美必须得到人的一定的感受才能呈现出来。马克思认为，“最优美的音乐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没有意义，不是对象”^①。例如，我国春秋时的琴师俞伯牙，相传他的鼓琴“巍巍乎志在高山”“汤汤乎志在流水”，技艺是很超绝的。可惜他只有钟子期一个知音。钟子期一死，他也就只好绝弦毁琴。因为失去了知音，鼓琴就没有了意义，强而为之，就变成了“对牛弹琴”。

马克思对美的对象和有审美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做了真正辩证的解释。他指明了，第一，两者都是历史的产物，是从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产活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二，美的对象催生了有审美力的主体，有审美力的主体又催生美的对象。正如他曾说过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② 美无疑是按照这一辩证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而发展和演变的。

就美的对象来说，虽则是客观存在，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但也不是纯客观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中，有自然的对象，如山川、草木等；也有人造的对象，如亭台楼阁、绘画、雕塑等。前者可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后者却是按不同阶级的人的意志（审美观）塑造出来的，其中已经糅合了许多复杂的因素，用马克思的话说，它已经是“人化的自然”“人的本质对象化”。它不但具有物质的性质，而且具有人的精神的性质。因此，美的客体不完全是物理学上的现象，而是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历史实践的产物。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42页。

显而易见，在这里有审美力的主体是使客体人化的主要因素。正因为这一因素的主导作用，才使得美具有了社会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力和不同的审美标准（因而对美的对象也产生不同的影响），何以又有“共同美”呢？我认为，这应从人的生物发展过程来揭示和说明。

马克思认为，“人依据一个全面的方式，因而，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占有他的全面的本质。他和世界底任何一个人性的关系，看，听，嗅，味，感觉，思维，直观，感受，意欲，动作，爱慕，一句话，他的个性底一切器官，如同那些直接在形式上作为共同器官的器官一样，在其对象的关系中或在它和对象底关系中是对象底占有；人的现实性底占有，诸器官和对象底关系是人的现实性底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如同人的诸规定和诸活动是复杂的一样是复杂的。”^① 这就是说，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起初只是人的有机体的工具。但是作为劳动着的人的工具，这些感觉就成为占有自己对象的表现，同时又是占有从自然生活中取来的一部分存在的表现。它们怎样对待对象，乃是人的本性的表现。眼睛、手、耳朵随着一般的发展而发展，慢慢地，社会的人的感觉与非社会的东西的感觉相比，就有了差异。“如同眼睛底对象成了一个社会的、人的、从人类并为人类发生的对象一样，眼睛就成了人的眼睛。”^② 在这里，眼睛这个视觉器官好像超出了自然的范围，饱含着、充满着什么更高级的东西，它作为器官渐渐地成了理性的和人的器官，“所以这些感觉直接在其实践中成为理论家。”^③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人的感官是伴随着人的社会实践，逐渐被丰富起来的。而审美需要、艺术活动正是根植于这个从人的历史发展的本质中产生的深刻过程。车尔尼雪夫斯基正确地指出：“美感是和听觉、视觉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离开听觉、视觉，是不能设想的。”^④ 人的审美力就是通过视觉和听觉，在历史进程中，从自然感中成长起来的。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6—87页。

^② 同上书，第87页。

^③ 同上。

^④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2页。

既然人的感官富有其共同的生理机能，人类社会又有其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生活环境和基本生活条件（比如水、空气等）是大体相同的，那么，对人的审美力来说（从人类的童年时代起），难道就没有共同的地方吗？人在利用自己的感官感知外物时，难道就没有共同的交叉点吗？虽然时间在推移，但所有这一切就没有一点历史继承性吗？

所以，孟子说的“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下》），是有道理的。起码他看到了人们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有共同的一面。比如，整洁的床铺、清新的空气、窗明几净的环境，人们大都是喜欢的，大都是能感到赏心悦目的；而对于肮脏的地面、蚊蝇充斥的垃圾堆，则大都是讨厌的，感到不舒服的。颐和园的山水亭阁，曲径长廊，不仅当年慈禧太后喜欢，直到今天我们也并不厌弃它。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都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甚完备的形式到比较完备的形式。审美力也是这样，不仅有眼睛、耳朵直接感知美的客体这种简单的审美活动，而且有着思维、感受、意欲、联想、爱慕等一系列复杂的思想活动。随着审美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中各种复杂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阶级与阶级的矛盾），也就逐渐有了分析判断的能力。对于真的、善的、美的和假的、恶的、丑的事物的分辨和评价，就是较高级的审美力。尽管人有阶级、民族、时代的差别，但由于人的生活仍有共同要求的一面，所以人们在欣赏那些形象地再现了人类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艺术作品时，仍有共同的美感存在。

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时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

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① 马克思的这些话至少告诉我们，两千多年以前，古代希腊的艺术和史诗虽然经过了许多不同的时代，但仍然具有不朽的魅力，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对各个阶级的人来说，不能没有一点共同的美感作用。我国唐代的诗歌、宋代的词、元代的《西厢记》、清代的《红楼梦》，同样为不同的时代、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人所称誉，能说这些历史珍品对于各阶级没有一点共同的美吗？所以，我们说，人们欣赏的耳目是有其共同性的，美的事物是有其客观标准的。人们这种欣赏的共同性，也正说明了人们欣赏的耳目是历史的产物。人的审美感官，虽然因人而异，但也留有共同的历史痕迹。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有一定的公众欣赏的耳目。所以，应该承认，各个阶级是有共同的美的。

二

我们承认“有”共同美，是在承认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的前提下。因为所谓共同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美的客观标准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美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人的审美感官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受着美学、美的事物的陶冶，而且受着时代、民族、阶级出身、文化教养、生活环境、思想感情的深刻影响。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认为美的，他却不一定认为也美；你对此产生了共鸣，他却漠然置之；甚至会因自己主观感情的强烈而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导致“情人眼里出西施”“厌恶和尚而恨及袈裟”等事情的发生。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缠足曾被认为是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行为已经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了。尤其在青年们看来，不仅不是美，而且简直是一种肉体的摧残。这说明，不同历史条件下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的人们对于美往往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标准。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举了几个有趣的例子：“在三比西河上游地区的巴托克族那里，没有拔掉门牙的人被认为是丑的”；为了美，“马可洛洛族的妇女在自己的上嘴唇上钻一个孔，孔里穿上一个叫作呸来来的金属或竹的大环子”^①。这种美，对我们来说简直不敢相信，但在他们本民族中却是一种美的规范。

前面已经说过，人是社会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人总是受着阶级的制约和生活环境的感染，从而带着自己的情趣去欣赏事物的美，因而美的标准也就有了差别。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甚至给他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②这是无所事事地生活着的上流社会的人与辛勤劳动着的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所导致的审美标准的差异。马克思认为，“非常操心的穷困的人对最美好的戏剧没有感觉；矿物贩卖者只看到商业的价值，但不看矿物底美丽和特有的本性”^③。我们常见到：一个人在潦倒穷困时，往往是无心赏花与观景的；同样，一个正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勇猛冲杀的战士，也绝不会有踏雪寻梅的雅兴。这实际上是特殊的生活环境和职业的不同而导致的审美力和审美角度以及审美趣味的不同。

同样是岳阳楼与洞庭湖，在范仲淹看来，当“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时候，登上岳阳楼，“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情绪；当“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时候，登上岳阳楼，“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快意。这是天气异变而引发“览物之情”异变的例子，前后美感迥然不同。

情绪也会使人物的美感发生异变。杜甫的笔下有“感时花溅泪，恨别

^① [俄]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曹葆华、丰陈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14页。

^②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③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鸟惊心”，花和鸟都因欣赏者的情绪悲凉而带上了感伤的色彩。在亡国之君李煜的笔下，“无限江山”“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也都变成了触动愁肠、感怀故国的哀怨物。

对事物认识程度的深浅，也往往决定着美感的强弱。人们大都喜欢称道松、竹、梅，梅花的艳丽、松树的挺拔苍劲、竹子的翠绿潇洒固然是动人的，但仅止于此，恐怕与一般花木并无特异之处。如果认识到松、竹、梅在隆冬季节仍傲寒不凋、卓然而立的品格，对它们的评价也许要高于一般花木了。尤其当欣赏者将自己的道德修养、理想、追求寄托于松、竹、梅，而使其变为人性化的、富于理性的客体时，那种特别的美的感觉该是无与伦比的。

孔子就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章》。知者和仁者对于山水之美就有不同的看法。

对文艺作品的欣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是显然存在的。鲁迅先生谈到《红楼梦》时，说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由于阶级思想、社会意识、人生观、教养、趣味、心境等不同，审美的能力和审美标准也就不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不同甚至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美，同一阶级中的各阶层、各团体和各个人也有各自的美。即使被认为具有共同美的特质的东西（如《红楼梦》），每个人欣赏时的着眼点也不一样。

三

又是承认共同美，又是强调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美，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是的。

在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这种说法当然是要被斥为谬论流传的。在林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19页。

彪、“四人帮”的眼里，什么事情都是绝对的、极端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哪能容得存在又不存在、同又不同？然而，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①从这段精辟的论述中，我们确信“存在又不存在”“同又不同”是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从而可以推知，“共同美”是确实存在的，却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正如，多数人认为猪肉是好吃的，但饫甘餍肥的富翁见到猪肉就感到油腻、恶心，食不果腹的贫民见到猪肉就理所当然地认作美味佳肴。同样的道理，颐和园的秀丽华美是公认的，但对每个人来说，美的着眼点又不尽相同：有人喜欢昆明湖，有人喜欢佛香阁，有人在垂柳花丛中流连忘返，有人又在殿堂文物前徘徊伫立。

繁盛的花草几乎是人人感到悦目的，但细细欣赏起来，人们又各有偏爱。宋代周敦颐在他的《爱莲说》中议论道：“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元公集》）这不是同中又有不同吗？这种不同，是欣赏者赋予花以自己的情趣所致。陶渊明爱菊之“隐逸”，世人爱牡丹之“富贵”，周敦颐爱莲之“君子”。这里的美的客体“花”，已经与欣赏者的情感交融在一起，甚至就是欣赏者道德和性格的象征。

我们承认共同中有这种不同，同时也要承认不同中有同，承认美的客观存在和客观标准。人不是对任何东西都产生美感。百灵鸟的啼鸣能给人以音乐的美，饿狼的号叫却只能使人毛骨悚然；春花秋月很能触动诗人的心窝，而厕所的蛆虫却很难引人产生美感。一件美的事物，它的客观标准并不是由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大多数人欣赏的耳目决定的。“桂林山水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甲天下”，这就是千千万万的欣赏耳目给它的评价，虽然人们对美有各种各样的主观感受，但并不妨碍美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这就是不同中有同的道理所在。

有人也许会问，鲁迅先生说过，“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之中有“同”吗？我认为，鲁迅的意思并非灾民就不喜欢兰花，他只不过在强调灾民由于饥饿已失去了欣赏兰花的兴趣；而焦大“不爱林妹妹”，这是说焦大不会去向林黛玉求爱，但并不能认为焦大就绝对不喜欢林姑娘。

总之，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有各阶级的审美观点，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美；各阶级的审美观点固然有很大的差异（互相敌对的阶级更有本质的不同），但也有其共同的地方。这是因为人类用以审美的感官有其共同的生理机能，人类生活的要求也不免有共同的一面，尽管这种共同是十分脆弱的。因此我们既要承认审美上的个性和个人兴趣，又不要过分夸大它而否定其中的共同点。同中有不同，不同中又有同，“寓统一于杂多”，这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这也是辩证法的灵活和威力。

一九八〇年三月

毛泽东美学思想初探

毛泽东，20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少有的伟人之一。他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家、战略家，一直为广大人民所信赖，有着极高的威望。他的思想曾渗透我国的各个领域，并从政治上、思想上、实践行动上，乃至文艺观点和审美观点上，有效地规范了、主宰了、支配了几代中国人，使整个国家严格地按照社会主义的模式构建着、发展着达数十年之久。他为中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并为后世留下了受益不尽的宝贵遗产。

诚然，毛泽东不是超人，人所固有的他无不具有。如果仅仅在“他所开拓的道路上捧着他的拖鞋毕恭毕敬地跟着走”^①，那是极其没有出息的；然而，如果像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那样，认为自己比巨人看得更远，在他身后指手画脚地窃窃私语，甚至加以讥讽和蔑视，也同样是没有出息的、可笑的。

系统地探讨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毛泽东并无美学专著。在他光辉的、充满奇迹的一生中，在他留给我们的卷帙浩繁的文献中，搜寻、整理他的美学理论，研究、总结他的美学思想，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不揣浅陋，对此谨做些极粗浅的尝试，正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还有待大家今后的努力。

^① 转引自〔德〕弗·梅林《马克思传》，罗稷南译，人民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

列宁曾说过：“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①这对于我们研究毛泽东早期的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像古往今来的一切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天生的智者和圣人，他既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也不能舍弃学步和成长的童稚阶段。

他生长在贫穷的旧中国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青少年时代，正值国力茶弱、外强攫掠的危急存亡关头，他和大部分同胞一样，心灵上承受着内忧外患的袭扰，生活上承受着贫苦的煎熬。当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他所接受的又是中西杂糅式的教育。因此，他虽怀着强烈的探求真理的大志，博览群书，刻苦学习，但其思想发展仍不能不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毛泽东对于当时的思想情况曾这样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②

尽管如此，他顽强的探索精神却是杰出的，他那敏锐地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却是惊人的。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达到了同时代先进中国人的水平，这也必然影响到他正在萌发的美学思想。

他少年时代就读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崇拜着康有为、梁启超，对《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书刊有着强烈的兴趣；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又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涉猎过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这个时期，他确乎纵览古今，网罗名家，兼收并蓄；但由于他长于思考，能择善而撷，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他尤其喜欢哲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2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学，矢志不渝地探求人生的真谛，思索宇宙的奥秘。他对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谭嗣同的《仁学》和德国帕力森的《伦理学原理》做了认真的探讨。前者主张在思想上冲决罗网，独立奋斗；后者则系19世纪康德派唯心论哲学，意在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毛泽东回忆道：“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指《伦理学原理》——引者注）上的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①

难怪青年毛泽东在哲学上既相信“精神不灭”^② 又承认“物质不灭”^③，很有点二元论的味道。但当他用这个观点分析人生、分析自然和社会时，却颇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尤其可喜的是，他已初步运用了辩证法。他指出：“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④ 既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同时又强调人也有影响自然、改变自然的能力，这就颇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成分了。

对于美和道德，他明确地指出：“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知得此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勾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著（作）皆是述而不作。”^⑤ 先有“实际之情状”，后有勾画其情状的“著述”；先有美，后有美学；先有道德，后有伦理学，这不是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一种朴素的表述吗？

然而，其时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德才兼备的杨昌济先生了。他熟谙宋明理学，又吸收了王船山、谭嗣同、康德一派的学说；他留学海外，广收博采，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际的人生观。在哲学上，杨先生信仰进化论，是个唯心主义者，他过分夸大的主观能

①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② 转引自李锐《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③ 同上。

④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⑤ 转引自李锐《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